

老物件 有故事

从遥远的过去,到现在的“互联网+”的时代,每个时代的变迁都在历史中留下了足迹。每个人家里,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舍不得扔掉的老物件,那些保存已久的充满时代气息的老物件,时光风尘了它们,它们亦封存了回忆。

一个水杯、一台缝纫机、一个手电筒、一台收音机、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、或是泛黄的老书籍……褪色发黄的记忆里,隐藏着我们的“想当年”。每一个老物件的故事,见证时代印迹,展现了人们的生活面貌变化以及社会发展成就。今天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老物件,听听它们讲述的故事。

一辆永久自行车



我与老车结缘于1969年5月,那时物资紧缺,好不容易从县五金公司购买了一辆永久牌五一型半载重自行车,市价170多元,超过

我五年多的退伍津贴。

自行车给我带来了方便,扩大了活动范围。到马金、汾口买东西骑上它,走亲戚骑上它,砍柴骑上它。后来,我调到齐溪、塘坞、村头、县教育局工作,时时处处更离不开它。车子成了我的亲密伙伴,无言良友。

我每次骑行后要进行保养。先用软布拍拍灰尘,尔后再从车头擦到车身、衣架、钢圈,好像给它洗了一次澡。每间隔一段时间还为其传动部件的飞轮、牙盘、链条加点润滑油,保持灵活性。在老家不用时,我把它扛到楼上。在单位我将车轮下垫块木板,使其离开地面,保持干燥,以防锈蚀。

至今,其车身三脚架钢管,若用螺丝刀轻轻敲几下,仍会发出铛铛铛的清脆声,车铃依然发出叮铃铃的响声,两只钢圈依然锃亮,坐垫虽有裂纹,但照样管用。

郑松萼

一块“东风牌”手表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块“东风牌”手表算得上是奢侈品。我1969年在黑龙江上山下乡,经过6年多的奋斗,有了自己的“小金库”,我拿出120元寄给居住在上海的父亲买了一块“东风牌”手表。在那个年代,120元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约半年的工资,而且还得有购表票才能买。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,能通过自己的“奋斗”买上一块手表是无比自豪的。

戴上表的那一天,看着锃光瓦亮的手表,拧着发条,生怕拧断了。放在耳边聆听手表的走针发出的声音,兴奋得仿佛空气像是凝固了,只有连续不断的滴嗒声。

打那以后,这块“东风牌”手表与我日日夜夜不离不弃,伴随着我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前进。后来,我又戴过几块手表,但印象都不深。只有这块“东风牌”手表让我难以忘怀,时不时打开箱子看一看。

如今这块手表我还保存着,已经成了纪念品。

陈江



一张结婚证

这是我公公婆婆1968年12月28日的结婚证。我公公婆婆是杭州人,他们俩都是卫生系统的,上世纪70年代下放到开化,支持开化的医疗工作。他们来开化的时候,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大姑出生才56天。

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开化,婆婆是县人民医院护理部总护士长退休的,我公公是县疾控中心退休的。

夏芹

一根木扁担

扁担在城里不多见,但在农村家家会有,因为它是农民用来挑担的工具。扁担有两种,一种是没有钩有竹钉的,一种是铁钩式挑水用的,而在我老家是一根用来挑水的百年双钩木扁担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挑水的情景。1966年,我14岁。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,瘦小的妈妈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扁担,但那天挑来的水都没力气倒进鱼缸……我急忙帮妈妈水卸下来,让她坐一边休息。然后,接过妈妈的扁担到溪里挑水。

那时我虽然个子长高了,但力气不大,只能挑半桶水,当第一挑成功挑到家时,妈妈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我心里也是乐滋滋的。高兴之余,我又去挑第二担,由于当时寒冷,滴水成冰,在河边青石板台阶上,一不小心连人带桶滑倒在地,顿时水桶破裂,鞋裤湿透,只好哭着鼻子回家,母亲见我哭着回来,又是心疼,又是生气,一边唠叨,一边到箱子里为我拿衣服换,从那以后,妈妈再也不让我挑水了。17岁我走上了工作岗位,离开了父母,但我每月回家休假时,每天早上都会主动帮妈妈把水桶挑得满满的,母亲再也不用担心我打破水桶了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村里投资近20万元,从5华里高山上的泉水引进村庄,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,全村村民再也不用到小溪挑水了。从那时起我家这根挑水的木扁担成了收藏品。无论这根木扁担有无价值,我还是将它保存下去,让它成为我家子孙后代的传承故事。

余华中



老相机的情结

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初学摄影时,渴望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。后来在工行工作写通讯报道时我买了一台胶片单反照相机。我还喜欢到旧货市场淘宝,一次在旧货市场看到地摊上摆着一台海鸥120镜头反光相机,花了60元买了下来。现在我摆在书架上作为一个摆件。

陈江



上世纪60年代的留声机 程永忠



上世纪70年代黑白电视机 程永忠



1965年粮票 余慧英



上世纪50年代左右的犁、耙 程芸红



上世纪50年代的铜锁 余卫霞